

陈丽平 著

刘向《列女传》研究

Lǐuxiàng 《Liènzhuàn》 Yánji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丽平 著

刘向《列女传》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向《列女传》研究/陈丽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04-8636-7

I. ①刘… II. ①陈… III. ①列女传—研究 IV. ①K8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312 号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聂时佳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刘跃进

《刘向〈列女传〉研究》凝聚了作者数年来的心血，也记录了她人生道路上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很值得珍惜。

作者 2005 年秋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从事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尽快转换思维方式，从单纯的古典文学转入文献学的学习。可以说，这是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学者都要面临的问题。这种转换并不容易，因为习惯于古典文学的思考，注重于美文的欣赏，而古典文献学，主要涉及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代职官、历史地理等知识，初学者不仅常常感到枯燥乏味，而且泛滥无归，不得要领。对此，我深有体会，也曾困惑很长时间。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建议她从书目文献入手，逐步扩大阅读范围，由此进入古典文献学领域。为此，作者广泛涉猎汉魏六朝传世文献以及后代研究成果，既包括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研究，也包括新近出土文献以及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实现了学术转身的目标，逐渐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她最重要的收获。

当初商定这个题目，我个人的想法是通过《列女传》看作者

刘向，再由刘向透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具体做法就是，先从基本文献入手，调查《列女传》的版本，从收藏地点、封面题签、扉页情况、行款版式乃至藏章题跋等内容，比较各本的异同，选择一个最接近原貌的本子展开自己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列女图》、《列女颂》的形成、流传及其作者情况，深入分析了《列女颂》产生的具体情况，以及在汉代的文体学意义等。

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作者对于《列女传》文献的收集整理，只是她研究的一个起点。而刘向的家族背景及其仕宦轨迹，《列女传》产生的时代症结与社会环境，刘向校书、著述的心态，还有《列女传》出现的意义等问题，更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特别指出，“刘向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时刻提醒自己是‘刘氏’的一员，是皇室利益当仁不让的捍卫者”。这样，就从维护皇权、抑制外戚的考虑出发，为《列女传》的编纂找到了一个充分的历史理由。作者深入分析了这种认同感的缘由。祖上的被重用，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同时代很多皇室，譬如与楚王齐名的齐王，当初多么强大，后来似乎也就悄无声息了。他们的后人，对于历史的兴衰似乎表现得并不那么热衷，这是为什么？在西汉后期，持有这种心态的皇室还有多少？这样的追问和比较，才能凸显出刘向的意义。为此，作者从梳理刘向的家族发展演变与传统文化入手，着重考察了刘向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生平际遇，力求从中找寻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动因。作者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汉成帝朝的“汉德末世说”与“阴阳灾异学说”上，探讨汉成帝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揭示出当时在政治及学术领域的复古思潮兴起的缘由。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特别关注了刘向的编撰方法问题，揭示出《列女传》编撰目的、编撰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从作者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刘向

从青年时期起，就对于历代典籍充满探索的兴趣，而历史也给了他一个整理历史文献的机会，让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历史、探寻兴亡的机遇，而这又赋予了《列女传》非同一般的历史意蕴。

这种历史意蕴，首先就体现在《列女传》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方面。汉代精英阶层对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调整，汉代女性与政治关系观念的演变、汉代贞节观念的演变等，无不与《列女传》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譬如，刘向《列女传》对女性道德、女性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定位，改变了先秦以来对于女性的再嫁约束相对自由、宽松的局面，出于改革现实政治问题的目的，在复先秦古礼的名义下，《列女传》中树立了一批尊崇古礼的典范女性，宣扬了一套女性的道德价值观念，然而，刘向所宣扬的“古礼”，是经刘向改造的，并不是先秦的礼制，这新的礼制包括新的“贞节”观、新的女性价值观。这些新的礼制因素，在东汉《白虎通义》里面得到固定，又被班昭推广到广大的家庭教育中去，在东汉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列女传》所蕴涵的女性与政治关系的因素，对于女子败政的“红颜祸水”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从选题到文献的收集整理，作者步步为营，层层深入，表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研究的深度。对此，多数专家评委给予较高的评价。

当然，作者还是应当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刘向及其《列女传》，涉及的问题殊多，历代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我主张别人论述已经很详尽的，就将结论性的东西或者最重要的资料提炼出来即可，不必展开。这方面，也许还有精练的余地。从这个角度看，我希望作者把专家评委的鼓励，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动力，再由《列女传》扩大开来，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更有气象，书写更精彩的人生乐章。

是为序。

目 录

序·····	(1)
--------	-----

导言·····	(1)
---------	-----

一 清代以前《列女传》研究历史状况·····	(2)
二 近百年《列女传》的研究·····	(15)
三 关于《列女传》研究的若干思考·····	(20)

上编 《列女传》相关文献研究

第一章 《列女传》十五卷本与八卷本的离合演变·····	(29)
-----------------------------	------

第一节 十五卷本在宋仁宗前流传状况及大致面貌·····	(30)
第二节 改编后的几种八卷本·····	(35)
第三节 十五卷本与八卷本流通状况·····	(43)
第四节 宋人改编《列女传》的心态转变·····	(46)

第二章 有关《列女图》的几个问题·····	(52)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读图传统与《列女图》的流传、结集·····	(53)
第二节 画像石、屏风上的《列女图》·····	(60)

2 / 目 录

第三节	画家及收藏家对《列女图》的极大兴趣	(66)
第四节	皇室女性对《列女图》的珍重	(71)
第五节	出版商对《列女图》的青睐——作为书籍 插图的列女图	(74)
第三章	关于《列女颂》的几个问题	(81)
第一节	《列女颂》的作者问题	(81)
第二节	《列女颂》与汉代颂文体发展	(87)
第三节	《列女颂》与《列女图》的关系	(98)
第四章	《列女传》版本叙录	(103)

中编 《列女传》背景与文本研究

第五章	刘向的家族背景及仕宦轨迹	(131)
第一节	刘向的家族命运及其文化传统	(132)
第二节	刘向生平际遇	(139)
第六章	《列女传》产生的时代症结与社会背景	(150)
第一节	“国运末世说”的屡禁不止	(150)
第二节	成帝朝阴阳灾异说的盛行	(157)
第三节	阴阳灾异思潮与成帝朝社会、政治问题	(167)
第四节	孕育于政治与学术慕古思潮中的《列女传》	(181)
第七章	刘向校书、著述心态及《列女传》出现的意义	(190)
第一节	刘向校书、编撰《列女传》心态与其政论文风	(190)

第二节 《列女传》礼制思想——刘向找到的救国方案·····	(198)
第三节 《列女传》的时代意义·····	(211)
第八章 刘向《列女传》的编撰特点·····	(223)
第一节 刘向在《列女传》中对古籍的整理、加工方式···	(223)
第二节 对《列女传》文体性质的分析·····	(234)
第三节 刘向在编撰古籍材料中应用的策略·····	(243)
第四节 刘向于材料编撰中突出、强化的两种观念·····	(251)
 下编 《列女传》渊源与影响研究	
第九章 汉代精英阶层对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调整·····	(265)
第一节 刘向《列女传》之前西汉女性价值定位考察·····	(266)
第二节 刘向在古礼制名义下确立的新女性道德典范形象·····	(275)
第三节 《白虎通义》对《列女传》新女性价值观的吸收与强化·····	(285)
第四节 班昭女教的意义——新女性价值观走向日常家庭教育·····	(291)
第五节 班昭后以新礼制观念为核心的女教方兴未艾·····	(297)
 第十章 汉代女性与政治关系观念的演变·····	(303)
第一节 汉代太后社会地位、职权特殊性·····	(303)
第二节 两汉后妃政治制度的调整·····	(311)

4 / 目 录

第三节	女子与政治关系的成功疏离与 “红颜祸水”论·····	(323)
第四节	刘向《列女传》中女性与政治的关系·····	(325)
第十一章	汉代贞节观念的演变·····	(329)
第一节	刘向新贞节观念的确立·····	(329)
第二节	东汉以来史家对新贞节观的极力维护·····	(342)
第三节	两汉中央及地方政府对“守贞”的鼓励政策·····	(345)
第四节	新贞节观念推行与两汉的再嫁习俗·····	(348)
主要参考文献 ·····		(356)
附录 1	历代对刘向《列女传》重要著录 ·····	(367)
附录 2	汉成帝时期史事编年 ·····	(382)
后记 ·····		(392)

导 言

刘向《列女传》产生于西汉末年，是刘向在整理国家图书工作中，“领校中五经秘书”^①期间完成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刘向《列女传》是经过宋人改编过的八卷本，其中前七卷为刘向所做，分七类叙述了不同女性的事迹，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每类包含十五个人物传记（其中“母仪”中一篇传记佚失），另在每传记末尾附有四言八句《列女颂》。第八卷为《续列女传》，共二十传，通常被看作刘向后人的手笔。与前七类传记相比，《续列女传》最大的不同是每篇传记后无颂，并且传记按人物时间排序而非按类别。事实上，《续列女传》单列一卷也是在宋人改编《列女传》时编成的，而在此之前，这二十篇也是各按其类别分散在前七卷中。这八卷《列女传》女性人物均注明生活在先秦两汉时代，其中标注年代最早的人物是舜的妻子“有虞二妃”，而最晚的是东汉和帝时的“梁夫人嫔”，《列女传》集中了漫长历史时段中一百二十五个女性事迹，其中既有著名的君主、士大夫妻妾，也有出身普通家庭的女性，虽然她们身份不同、生活年代不同，但她们的的事迹都紧扣着家国兴亡。

《隋书》将《列女传》归入“史部”，而这种分类方式一直延

①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50页。

续至清代的《四库全书》，与“史部”许多直接关系政治兴亡的史学典籍相比，学者们对这样一部专门的妇女传记书籍的研究相对冷落，但又由于这部书籍强调了女性与家国兴亡的关系，为历代倡导教化者所重视，因此，对这部古籍的研究一直处于不绝如缕的状态。

一 清代以前《列女传》研究历史状况

（一）历代的著录情况

班固《汉书》最早著录了刘向《列女传》的状况，《艺文志》将《列女传》与《新序》、《说苑》并列归入“诸子略·儒家类”，并在刘向的传记部分详细交代了这部书的创作背景及意图，“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① 班固在此交代《列女传》创作是针对成帝朝特殊的后妃问题，并提到《列女传》材料的来源以及《列女传》卷数。而在公元七世纪《隋书·经籍志》对《列女传》的著录中，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分类变化，《隋书》将《列女传》从子类移出归入“史部·杂传类”，强调其历史的真实性。二是卷数变化，卷数由班固著录的八卷变为十五卷，著录为“《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并且曹大家注成为十五卷本中重要组成部分。可能因注释较多，故又有分卷。类似的情况就如《昭明文选》，原本三十卷，初唐李善注析为六十卷，今存《文选集成》又析为一百二十卷。《隋书》对《列女传》的史部定位，被以后历代目录学家所采用，而十五卷本的著录方式则一直延续至宋仁

^①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57页。

宗时期。

宋、元两代目录类书籍大量出现，这些公、私目录书籍对《列女传》的著录反映了《列女传》的版本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列女传》卷数的变化，以及宋人改编《列女传》的细节。宋代中期以前编写的目录书籍反映了依循唐代而来未经改编的《列女传》，即对十五卷本的著录，如欧阳修等编撰《新唐书·艺文志》、王尧臣等编撰《崇文总目》，都记载了“列女传十五卷”。之后，只有郑樵《通志》著录“十五卷本”，而其余宋、元代目录书都只著录“九卷本”^①，如《宋史·艺文志》载“刘向：《古列女传》九卷”，《郡斋读书志》录“《古列女传》八卷，《续列女传》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载“《古列女传》九卷”，《文献通考》载“《古列女传》八卷，《续列女传》一卷”。宋代中期以后版本著录的这种变化，即由隋唐以来十五卷本变为九卷本，原因在于宋仁宗时期学术领域的慕古思潮下，学者们为了复原刘向《列女传》旧观，对十五卷本加以改编，终成八卷本。而这些目录书中“九卷本”之所以比刘向最初的版本多出一卷，是因为宋人从十五卷中析出一卷《续列女传》，认为这并非刘向的创作。宋、元目录书对一些改编的细节也加以说明，同时，晁公武、陈振孙还在各自书籍中梳理了十五卷本到九卷本的改编过程，并对这种改编的得失发表了看法，如晁公武在赞同王回改编的九卷本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至于疑颂非歆作，盖因颜籀之言尔，则未必然也，二十传岂项原所作耶？”^②认为《列女颂》的作者应该为刘歆，并怀疑王回析出的二十篇传记为项原《列女后传》的作品。

① 宋人一般将实际的九卷本称为八卷本，不把九卷本中的一卷颂（或一卷《续列女传》）看成刘向原作。

②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九，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8 页。

到了明代，与藏书的盛行相应，此时目录书的撰写更为兴盛，但明人撰写的目录书条目大多简略，对于《列女传》的著录也大多简略。有的不记载卷数，有的不记载作者，如《文渊阁书目》载“刘向《列女传》，一部一册阙；《列女传》，一部一册阙”，《秘阁书目》载“《古列女传》一；刘向《列女传》一；《列女传》三”，叶盛《菴竹堂书目》“《列女传》三册；刘向《列女传》一册。”，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录“《列女传》三本”，这些对《列女传》的记载语焉不详，其中传达的版本信息是很有限的。而通过这些有限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明代《列女传》版本特点有：（1）明代《列女传》处于多种版本并行的状态，有的著录了十五卷本，如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业《澹生堂书目》；有的著录了宋人改编的九卷本，如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录》录“《古列女传》八卷，《续列女传》一卷”；有的首次对南宋建安余氏插图本著录，如《近古堂书目》录“宋版《古列女传》，顾恺之图”；更有对明人改编的版本著录，如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古列女传》六卷，汉光禄大夫刘向撰”。（2）明代出现了《列女传》注释的新的文体形式，如《文渊阁书目》载“《直注古今列女传稿》”、“《古列女传直说》”，《菴竹堂书目》载“《古列女真说》”。这些注本虽未流传下来，但根据其“直注”、“直说”等名称，可判定这些新注本为不同于以往曹大家注的新注本。

清代藏书、刻书更为兴盛，对书籍的著录更为细致，而面临的版本状况也比宋、明两代复杂，按时代而言，清人看到的版本有三种：宋本、明本、清代的版本，而不同的藏书目录对这三种版本《列女传》的著录是有侧重的。

第一类是专门著录宋版《列女传》的。清人以宋版书为宝，有的藏书家还有专门的宋版书目录，其中就有对宋版《列女传》的著录，如钱曾《述古堂宋版书目》载录“刘向《列女

传》八卷二本”，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录“《列女传》七卷，《续》一卷，四册”，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录“《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第二类是对明版《列女传》著录。清代学者对于流传至清的明版《列女传》也是很乐于收藏的，许多藏书目录都著录了明版《列女传》，如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记》和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第三类是对清刻《列女传》的著录，清代对《列女传》多次刊行，如阮福、顾广圻直接以宋版为底本进行刊刻，而梁端、王照圆、萧道管等人的《列女传》注释本也陆续出版，另有知不足斋对明代刻版《列女传》的刊行，对于这些特色不同、出版时间不同的清刻《列女传》版本，清代的各种目录书也有著录，如沈德寿《抱经堂藏书志》、吴寿暘《拜经堂藏书题跋记》、朱学勤《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孙殿起《贩书偶记》等。

这三类藏书目录中，对宋本、明本的著录最有特色，这些书籍的著录者大多同时身兼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因而他们的视角自然不同。他们往往详细交代了版本的面貌特征、版本传承及不同版本间的差异。

第一，在对宋版书的著录中，清人往往注重得书经过的交代。如黄丕烈在《尧圃藏书题识》中详细交代了获得宋版《列女传》的曲折，“壬子岁，莫从东城顾氏携来宋本《列女传》二册，装潢精雅，楮墨俱带古香，心甚爱之，缘需值颇昂，仅浏览信宿而取去，简端有牧翁题语，详是书流传始末甚明，概即所云内殿本是也，阅岁癸丑新春，余以公车匆匆入都，未及购买，待夏初旋里知是书已为友人顾抱冲所得，心殊快快，继而思牧翁所有二内殿本，虽出而得于吴门老儒钱功甫者，世未之见，殿本即储于顾氏，钱本必藏庋一处，托人往觅，果有一本，继出者，但纸色

染黑，图画入时，力辩其为贗本，而真本亦踵至矣”^①，黄氏详细记录得书的过程，喜悦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第二，这些书目往往交代了宋版《列女传》详细的面貌特征，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在详细描述了所得宋版的图、文特征后，还交代了这样的细节，“牧翁乱后入燕得于南城废殿，卷末一条云‘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当时采访书籍必贴进买人氏名，郑重不苟如此”^②；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还录有乾隆题字及历代藏书印的记录：“御题：刘向《列女传》，宋嘉定间闽中所刊，图书并列，殆古遗制，大内有顾恺之《女史箴图》，旁书箴文及董其昌刻入戏鸿堂帖者，不知苏子容所见《列女传画》为墨迹耶？抑刻本也？乾隆甲子秋九月”，另外还交代了此宋本的藏书印，“御题铃”、“琴川毛氏藏本，内府长印，未详时代，余印亦无考；内府，朱文每卷；仲丙，朱文卷一；毛晋，朱文每卷；渔阳山史印，白文卷一；谢胡，朱文卷五，卷一，卷三，卷七；吴生元共，白文卷二”^③；有的对于宋版的具体册数给予交代，如黄丕烈《百宋一廬书录》，“内殿本装二册，钱功甫装四册”。^④

第三，在对明版《列女传》著录的同时，这些藏书家往往将明版与宋版进行了对比，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此书有宋本传刻，目录前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编撰。’是本无之。传后有黄鲁曾赞，知为明刻也”。^⑤另外，由于明版《列女传》大多经过明人的改编，对此清人也多有介绍，如周中孚

① 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页。

② 钱曾撰，管庭芬、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③ 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页。

④ 黄丕烈：《百宋一廬书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8页。

⑤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4页。

《郑堂读书记》载“明汪氏增辑仇英补图……汪氏因增辑为是编，其纪年至万历癸酉而止，其记述近事则徽州一郡居多，又汪氏、程氏为独多，于向之本书，去其颂义，而系以己说，并删去孽嬖一门，自有虞二妃，以迄明之熊烈女，凡三百一十二则，不分门目，唯以时代为次，虽则变乱大书而条理尚属井然，十洲各为补图于前”^①；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对所见到的明版《列女传》的改编处作了详细描述，如“前有嘉祐八年王回序，又有曾巩序，旧本目录前七卷俱有颂，此本别刊在前，旧本目录后有嘉定七年蔡驥跋，此本亦刊在前，而削去年月姓名，未审其故，每卷前俱有图，卷五后又增出魏氏上古士人赵天民妻一传，称课其子瑗以易补庠员，有司以事闻子朝，坊表为节孝妇，朝字跳行，当为明以后人所刊，以其绘刻精工，流传稀少，录而存之，每叶廿行，行廿字”^②。

除了这些目录类书籍对《列女传》的著录外，《颜氏家训》、《史通》等对《列女传》的论述，也是我们了解《列女传》接受史的重要资料。由这些对《列女传》的著录中我们了解到，颜之推时盛行的《列女传》版本已经是曹大家注本，并且人物传记的篇目基本与后来版本一致。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审视这本书，多有批判。

（二）历代刊刻与注释情况

1993年江苏省尹湾汉墓出土的“君兄繒方缁中物疏”，即墓主随葬物品清单中有“《列女传》一卷”项，这是《列女传》首次出现在出土文献中，并且墓主人的生活年代为西汉成帝晚期，是非常接近刘向《列女传》成书时间的。另外，在斯坦因发现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中，在编号789的简文中，有“分列女传

①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4页。

②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